关于新近发现的几件契丹文墓志

吴英喆
（内蒙古大学）

在 1970 年代，以契丹文研究小组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契机，契丹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研究人员显著增加，另一方面研究资料不断地被发现和积累，为这项研究的向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近 20 年来，契丹文研究界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新的契丹大、小字研究资料，为研究人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公开发表的长篇契丹小字资料有 31 件，字数已突破三万五千。排除重复出现的字，也已超过一万字。已发表的契丹大字资料 10 余件，字数约有一万余字。据说，这两年在内蒙古东部和辽宁等地又发现了新的契丹文石刻。毫无疑问，这些资料的公开发表，不论对契丹历史，还是对其语言文化研究都将会起到重要推动和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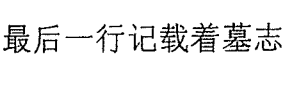
令人振奋的是，这两年我们内蒙古大学在搜集契丹文资料方面投入了不少人力和财力，同时也有了一定收获。去年，我校民族博物馆先后征集到了两合契丹小字墓志。今年又获得了由斯琴塔娜女士捐赠的三方契丹大字墓志，后又征集到了一方契丹大字墓志。目前，在我校收藏的尚未公开发表的契丹大、小字墓志共有八方。这些墓志造刻精美，保存较为完整，共刻有契丹大、小字 5030 余字，记载着辽代几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本文将首次披露和介绍以上新资料，同时对其发表笔者粗浅的看法，为这次“辽夏金元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提供一些信息，想求教于各位前辈及学界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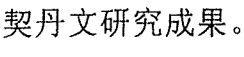
一、《契丹小字〈敌鲁副使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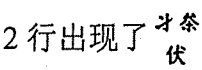
2007 年 5 月初，笔者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宝音德力根教授从内蒙古兴安盟的一位文物爱好者魏某手中征得了一合契丹小字墓志。据魏某本人介绍，该墓志于 2002 年秋，在内蒙古奈曼旗附近出土，并被长期莫名其妙地存放在一个农家马棚里。可能由于字面朝下扣放，契丹字几乎没有受到破坏。志盖第一行腐烂的几个契丹字可以证实，墓志在马棚里存放的时间相当长，而且当时放置志盖时，这位老乡可能不小心将其扣放在一小块金属，导致发生化学反应腐朽掉了两个契丹小字原字。该农民把墓志转手给魏某后，不知何故魏某把志石存放在他凉房里，而把志盖却藏在相隔几百里的吉林省长春市。墓志虽然几经周折，逍遥千里之外，但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完整性，并且终于被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征集，结束了它长达几年在民间流落的命运。

墓志以志盖和志石两个部分组成，均为淡白色砂岩，造刻精美，字间距离适当，便于分清字与之间的界限。志盖呈盝顶式长 84.5，宽 84..5，厚 8 厘米，从 5 厘米处开始倾斜，顶面长 67，宽 67 厘米，既无纹饰又无文字。志盖内共刻有 25 行契丹小字，行 17 至 29 字不等，共约有 582 字（包括个别残体字）。

志石呈准正方形，长 83~84.5 厘米，宽 83 厘米，厚 9~15 厘米。共刻有 26 行契丹小字，行 2 至 29 字不等，有八行铭文，共 526 字（包括破损字）。整个志

文共刻有 1108 字。最后一行记载着墓志造刻时间，可译为“天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即公元 1114 年。

由于未发现相关汉文墓志，而且《辽史》中也不见有关墓主人的记载。墓主人身份的考证只能凭借以往的契丹文研究成果。墓志第一行有等字样，可译为“敌鲁副使之墓志”，因此，可将其命名为《契丹小字〈敌鲁副使墓志〉》。

墓志 12 行出现了二字，根据上下文可以得知这是墓主人敌鲁之祖父之名字。这几个字恰好出现在契丹小字《萧图古辞墓志》第 5 行，表示“胡睹堇帖剌本（太师）”，为萧图古辞之兄。因此，萧图古辞为墓主人敌鲁副使之叔祖父。这对今后比较研究契丹小字《萧图古辞》和《敌鲁副使墓志》提供的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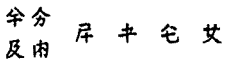
撰者从墓主人的第十代祖先开始一直叙述到墓主人及其子孙后代。因而随之出现了表示“第十”、“第九”、“第八”的契丹小字。已发表的契丹小字《海棠山墓志》中曾出现了表示“第一”至“第八”的契丹字，可是，当时学界对其中表示“第八”的字持有怀疑态度，认为或表示“第八”或表示“季子”。参考该墓志中出现的序数词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类问题。据笔者观察，其表现形式完全符合契丹语中的“性”语法范畴的要求。墓志中也出现不少表示人名、官名、地名等一系列语词，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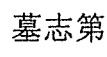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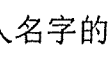
二、《契丹小字〈廉宁详稳〉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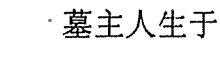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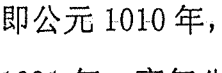
2007 年 6 月初，笔者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吉如何老师赴通辽市进行学术考察时，从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农民手中征得了又一合契丹小字墓志。据他介绍，该墓志于 2007 年 5 月末，从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交界处出土。他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这两方志石。他说当时没有发现相关的汉文墓志。在当地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我们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将它运至呼和浩特，妥善安置在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

墓志也以志盖和志石两个部分组成。志石为灰色岩石，石面非常光滑。长 87 厘米，宽 73.5~77.5 厘米，厚 12~16 厘米，共刻有 39 行契丹字，行 27 至 44 字不等。共 1443 字（包括 10 几个半残字）。由于墓志长期掩埋于地下，墓志表面难免出现了一条轻微的裂痕，而且由于志石上所刻契丹字非常浅淡，导致从 34 行到 39 行被残损 20 余字。该墓志与上述墓志不同，开头部分在志石上，且刻得很密，尤其志石后半部分，越往后越密，可以推测当时契丹人可能打算把全部志文刻在志石上，后来或许因为实在刻不下了，迫不得已继续刻在志盖内。

志盖的石质远不如志石，是一块砂岩，表面非常粗燥。亦呈盝顶式，长 82.5 厘米，宽 64 至 69 厘米，厚 15.5 至 17.5 厘米。共刻有 9 行契丹小字，行 8 至 28 字不等，共有 192 字。全部志文共有 1635 字，在业已发现资料中属较长的一件。志盖上面没有发现纹饰和文字，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没有任何刻字的痕迹。或许由于剩余的地方很多，但剩下的内容却不多，所以把最后一行表示造刻日期的又

 （大安七年（1091）十月二日）刻得字体又大又粗。

墓志第一行有 等字样，其意为“某详稳墓志”。表示墓主人名字的 之四个原字均已破译，依其音并根据《辽史》中出现的人名用字特征暂可音译为“廉宁”。因此，可将该墓志暂时命名为《契丹小字〈廉宁墓志〉》。关于这个命名问题，笔者曾与刘浦江教授交换过一见，还听取了康鹏博士的见解。《辽史》不见此人，而且没有汉文墓志的佐证，因而墓主身份的确定有一定的难度。

墓主人生于 （统和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即公元 1010 年，死于 （大安七年六月卅日），即公元 1091 年，享年八十岁，在辽代此人可能属于一个长寿老人。

墓志出现了表示墓主人年龄的契丹字，根据上下文可以得知这个字表示“八十”。在以往的研究中，契丹语的简单数词均被破译，如：

契丹字	阴性										
	阳性										
词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这次解读契丹字 表示“八十”，这样，契丹语的十位数词中只有表示“九十”的契丹字尚未被破译，其他均已明了，如：

契丹字									
词义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该墓志与上述墓志不同，撰者除了叙述墓主人的生平事迹，还用大量的笔墨阐述了从墓主人子孙后代的历史活动。出现了许多人名和官名的契丹字，对解读相关原字提供了佐证。据笔者初步观察，该墓志与业已发表的《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有一定的联系，为今后比较研究这两件墓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契丹大字墓志

2008 年元月，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获得了出知名企业家、内蒙古自治区青联常委、内蒙古圣地圣人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斯琴塔娜女士向我校捐赠的三方契丹大字墓志。三件墓志的基本情况如下：

墓志（Ⅰ）：长 82，宽 80，厚 10 厘米，25 行，行 25 字不等，共 580 字。

墓志（II）：长102，宽76，厚9厘米，38行，行26字不等，共916字。

墓志（III）：长72，宽57.5，厚9.5厘米，25行，行20字不等，共441字。

这三方墓志均刻有楷体契丹大字，造刻精美，字体又大又清晰，四周均有纹饰，显然是辽代贵族之墓志。根据这三件墓志的刻写风格及纹饰等情况，推测三方墓志可能发现于同一个墓穴。

这三方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等均不详，而且我们尚未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目前很难提供更多的信息。根据三方墓志中的铭文及个别的称呼，初步判断它们分别记载着三个相互有亲缘关系的三位不同历史人物的事迹。

墓志（IV）：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宝音德力根教授，2008年4月从赤峰地区征得了一方契丹大字墓志。长54.6，宽52.2，厚8厘米。18行，行8至20字不等，现存356字，破损若干字，无志盖，无纹饰。据宝教授介绍，该墓志于2006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和阿鲁科尔沁旗交界处出土，未发现相关汉文墓志。虽然，其左下角有一小块已损坏，志文有头有尾基本上是完整的。我们对这件墓志还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目前对此还不便发表更多的看法。

征集上述两合契丹小字墓志的过程中，除了宝音德力根教授的大力协助，我们还得到了清格尔泰教授、呼格吉勒图教授、白音门德教授、巴达玛敖德斯尔教授、斯琴巴特尔教授以及蒙古史研究所博士生包青松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辽夏金元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

日程安排

（2008 年 11 月 3 日—5 日 北京）

11 月 2 日（星期日）

与会代表报到。地址：中协宾馆（北京市海淀区法华寺街 22 号）。

11 月 3 日（星期一）

上午：

8：30-9：30

开幕式 主持人：聂鸿音 孙伯君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西区一层学术报告厅。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致欢迎辞

2，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海洋致辞

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致辞

4，大阪国际大学松田孝一教授致辞

5，蒙古国立大学乔玛（Choimaa Sharav）教授致辞

6，内蒙古大学校长呼格吉勒图教授致辞

9：40 与会代表合影，地点：报告厅门前。

10：00-12：00

大会发言 主持人：史金波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西区一层学术报告厅。

1，Evgeniy Kychanov：Forms of property in Xi-Xia state

2，照那斯图：黑水城出土文献所钤一方元国书官印译释

3，Matsukawa Takashi: Mongolian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4，吴英喆：关于新近发现的几件契丹小字墓志

下午：分组讨论

第一组：西夏历史文献和考古 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 13 层 1327 室（历史系会议室）。

上半场：14：00-15:30 主持人：波波娃

发言人：

史金波：西夏军抄文书初释

孙继民：宁夏宏佛塔所出西夏幡带汉文题记考释

杜建录：黑水城汉文文献概论